

妹妹、妹夫被迫害离世 辽宁甄玉贤控告江泽民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一日】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联合乡赵家沟村前营子法轮功学员甄玉贤女士，于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二日向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导致她及家人遭受严重迫害，妹妹、妹夫被迫害离世，家中只剩八岁孩子孤苦伶仃。甄玉贤女士要求最高法院追究江泽民的刑事罪责，将其绳之以法。

以下是甄玉贤陈述的事实：

一、我与妹妹、妹夫都在大法中受益

我是从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脾气暴躁，得理不让人，有一点不顺自己心的事就生气，与人争争斗斗，可是争来的不是拥有的幸福，而是疾病缠身，贫血、低血压、腰脱、头痛、胃痛、肾炎等多种疾病。在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让我活的身心疲惫，再加上疾病的折磨使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失去了活下去勇气。后来妹妹看我这样劝我学学法轮功，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学炼了大法，接触后，觉得这书太好了，如获至宝！今生遇到了这么好的大法，感觉自己太幸运了。我认真学习《转法轮》，明白法理后，端正了做人的态度，改掉了以前在社会道德下滑的大染缸中形成的不好的思想行为；我变的能够忍让，宽容，大度，能为别人着想；大法使我脱胎换骨，思想得到了提高升华，身体得以净化，修炼两个月一身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我深感大法的珍贵、超常，师父的伟大。因此决心一定要修下去。

在我思想道德改变后，有一次，我们家把婆婆在分家时分给我们的两棵树卖了，树卖了之后婆婆得知后非得要回这卖树的钱，我没有象

以前一样和婆婆计较，什么也没说就把钱给了婆婆；还有别人种地时挤我家的地我也不和他们去争了，不再计较。我改变了脾气后不再与丈夫生气，从此我的家和睦了，深受亲属、邻里的好评。这一切都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使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与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至此我及我全家发自内心的感激师父！感激大法！

我的妹妹甄玉杰与妹夫田义利也修炼法轮功，家住朝阳市龙城区联合乡嘎岔村。没修炼前她夫妻俩经常打架，战火不断，打架就摔东西，把所有家具砸光，用时再买。妹夫脾气更暴躁，打架好动刀，村里人都怕他，谁都不敢惹他，在当地也是一霸。自修炼法轮功后，脾气都改变了，夫妻感情融洽了，家里从此平静下来。得法后的二人无论从身体、身心方面都受益匪浅。全家人在大法的熔炼中，充满着祥和、幸福。好心的他们把大法传给了乡亲们，有时达 30 多人炼功，并在自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夫妻二人在大法中的变化给乡亲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二、合理上访，遭非法关押 北京大抓捕中妹妹被绑架

难以置信的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疯狂镇压，这样我被剥夺了公民所享有的信仰自由权。大法给我祛了很多病，没花一分钱，把我改变成道德高尚的人，因我的变好不再去伤害人，使很多人都受益于法轮功，此时却要强行剥夺我做好人的权利，政府到底怎么了？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只有去北京合理上访说明法轮功真相。我在去北京上访的路上遭武警野蛮拦截，我们几个人又打车去了大平房，想到那儿

坐火车，到火车站又被人拦截，在大平房扣押了一宿。

二零零零年四月底一天联合乡派出所赵姓所长、王姓警察、还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到我家搜查，抢走了一台录音机，还有一盒讲法带，叫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去了之后，他们给我一张写有带字的纸，让我签字，我说：我不会写字，他们就写了几个字让我照着画也得写一遍，写的是“看过记得对”，其实他们根本就没给我看，上面写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还强迫我交两千元钱，后来我丈夫托了关系，没再让我交钱，才把我放回。

这样乡政府还派来一个人来监视我，到我家逼我签字，让我天天到村签字怕我上北京。给我丈夫与孩子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伤害。

迫害发生后，我妹妹夫妻俩她们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么好的大法怎么被诬陷的一无是处。决定去向政府澄清一下法轮功真实情况，夫妻俩穿上结婚时的新衣，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满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

那时正值全国疯狂抓捕 法轮功学员最严峻之时，为了安全他们晚上只能睡在桥洞里。就这样他们俩在北京呆了近一个月，在一次大抓捕中他们被冲散了，妹妹甄玉杰被警察强行绑架。

三、本去北京接亲人回家 到地点却告知人已死亡

一个月后，我们家突然来了一伙人，有朝阳市里公安局的人、当地派出所的人，乡里人、村里人共五人，他们找到我说：“你妹妹在北京不回来，你去说说她，把她接回来。”那时我对警察说的话深信不疑，警察是不会骗人的。路上我怕妹妹这些日子没吃好（转下页）

（接上页）饿着，就给妹妹买些面包，到那好让妹妹吃点儿。到了北京警察就联系，说人没在北京，在天津，我们又赶去天津。到了天津后，在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警察告诉了我：“人已经死了……”突然听到此噩耗，顿感头脑一片空白，我已经流不出眼泪，只觉浑身瘫软无力，整个人站立不住了，我的手里还拿着给妹妹的面包……就这样我久久的不能回到现实中来，我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因为好好的一个人短短一个月不见，怎么会没了哪？接下来我只是傻傻的跟在这些人的后面，警察说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让我看过尸体就马上火化，我看到妹妹嘴里有血，手指骨外露。

然后交给我手里一个骨灰盒，一条人命就这样处理完了。只听警察说：人是跳车死的。人到底是怎么死的，现场没一个亲人见证，我们根本就无法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我问他们，我的妹妹是在你们手里死的你们是有责任的，他们说：你去告吧。我去告？我上哪里去告啊！？那个时候是江泽民以权代法，公民的所有合法权利都被剥夺了，哪还有我们说话的地方？我只好抱着妹妹的骨灰盒回家了……

四、走时大活人，回来仅是个骨灰盒 家人悲痛欲绝

走时是一个大活人，回来仅是一个骨灰盒，连妹妹最后一面都没见到的亲人们悲痛欲绝，一片哭声，老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我的姑娘到底是怎么死的，连尸首都没让我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感受已无法形容。

我的妹妹毕竟才 29 岁，尤其人们看到妹妹那 6 岁没妈妈的可怜孩子，在要妈妈的哭喊声中，更是让人痛彻心肺，看到这惨景全村人都哭。而我们一家人却有冤无处诉，有苦无处说，全家老小陷入了思念亲人的极痛苦之中，老母亲思念女儿整日以泪洗面。我那善良的妹妹并没杀人没放火，没触犯任何法律，只因信仰说句真话，竟被活活的夺



甄玉杰与田义利及女儿田鸽

去了生命，人毕竟是死在了警察公安人的手里，家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无处喊冤？那种悲愤心情可想而知！

这时在北京的妹夫得知妻子离世，对妹夫打击太大了，妹夫三次被绑架，三次走脱，几经周折回到家中，由于他怕被警察再次抓捕，白天不敢回家，带着极痛苦的心情在村边远远看着家，等晚上人少时再回家。晚上刚回家，我二弟就把失去妹妹的悲痛和怨恨发泄在妹夫身上，象疯了一般扑向还没缓过神的妹夫连打带踹。警察不顾丧妻极度悲伤的妹夫，又被强行关进朝阳区看守所，一个多月后才放出。

五、妹夫在忧虑与高压迫害下离世，家中只剩八岁孩子孤苦伶仃

我的妹夫承受不住这样的沉重打击从此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对妹妹的深厚感情使他经常去坟上哭想妹妹。妹夫带着女儿就这样艰难度日。可是警察并没有因这一家面临悲惨遭遇而就此罢休。下三家子派出所还经常指使村委去他家勒索钱财，每次 200—300 元不等，因此有人问妹夫：“你那钱怎么那么方便，他们要钱你就给呀？”他说：“没办法，不给他们把我抓去了，就得向我要更多的钱呀。”就这样在长期迫害的压力和失去亲人的打击下，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整日忧虑的妹夫终于病倒了，在妹妹不满三周年时于二零零二年农历七月初三那天妹夫也走了，一个好好的家庭被这场迫害摧残的家破人亡。抛下一个永远失去母爱、父爱的孤儿，听到孩子要爸爸妈妈的哭喊声，撕破每个人的心。幼小的孩子从此失

去了一切温暖与疼爱，给孩子心灵上造成的创伤已无法想象。妹妹的孩子从此寄人篱下，孩子也变得少言寡语，忧伤与孤独充满了孩子的整个童年，这永远无法弥补的痛苦创伤即将伴随她的整个人生……

六、恐怖笼罩整个家族，我承受巨大家庭压力

妹妹被迫害死后，江氏集团迫害的恐怖袭向我家，我的整个家族的人都害怕极了，害怕家里再有人被迫害夺去生命，因此整个家族的人一起逼我放弃救我于危难的大法，丈夫的谩骂，家人的威逼，一时间天都塌了一样，压的我透不过气来。但我深深的知道大法没有错，法轮功没有错，我们都是无辜被迫害的。给我家人造成如此的恐惧，也使我今天面临所遭受的一切不该有的痛苦压力。我学大法是想做个好人，而且一身的病全都好了，我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我就要用我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是好的，我师父是清白的！由于派出所与村里的人不断的骚扰，致使我们全家整天提心吊胆，长期生活在恐怖之中。

然而我深知这种残酷的迫害与恐怖，十六年来笼罩着中国大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家庭中。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的亲人，家属们在这场血腥的打压中，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迫害中真的是付出了巨大的承受，那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与恐怖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这场残酷的迫害能够早一天结束，漫长十六年的迫害，身体上的伤口还可以愈合，心灵上造成的创伤永远都无法愈合。

迄今控告人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因为被控告人江泽民是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是真正犯罪主体，是首犯、主犯、教唆犯、犯罪方法传授犯，是造成众多世人犯罪的罪魁祸首。